

2009.11.22

东方早报

飞舞跃动间 千年的书法仍在呼吸

记者 安婧



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王羲之的字，只有拇指大小，然而在舞台背景屏幕上将其放大，黑白分明，默默无声，却极具震慑力。昨晚，台湾云门舞集代表作《行草》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，他们的一招一式，再不是西方现代舞阴影下的仿效品——安静、缓慢、内敛，循着祖先的脉络，“千年书法令这群舞者复生”，他们被西方媒体赞誉为“一种可以让人跪倒膜拜的美”，而书法的力量、太极的玄妙，才是主因。

《行草》的开头，舞者以姿态模拟“永字八法”的书写顺序，形象地再现了中国书法的“点撇横直竖捺勾”。放低身段、把气息揽在怀中，环绕在腰间，慢慢地推手、回旋……这些和西方舞者把气息挥洒出去的狂放舞姿太不相同。消耗性的热情和沉静下来的内力之间，或许后者给人影响更大——起码，哪怕是似懂非懂，观众也会被这引力吸引，安静地体味。

黑白素衣，面无表情——《行草》的舞者像是进行着庄严的仪式。中国书法大家当年留存下来的真迹，在他们身后徐徐展开，一个小小的篇幅里，空间上的呼应，气韵的流动，动静上的变化，智慧和趣味跃动其间，气象万千，千年的古字好像还在呼吸。当千字文铺满舞台，投影覆盖在舞者身上，在文海里辗转的舞者更显渺小。

看《行草》就会明白，那些舞校的佼佼者为什么初到云门舞集会哭——因为他们此前所学的西方芭蕾体系的那一套全都派不同用场，《行草》则极大地开发了舞者上半年的柔韧性。书法中墨色的浓淡、笔触的虚实、笔法的破与立，运用到舞者身上，其节奏的顿挫、平衡的重心、流畅性、飘逸感都与其他舞蹈大不相同，虽然远不能表达书法的全部，但其传承与消化中国文化的的精神无疑是让人感动的，恰如林怀民所言：“一头栽到传统文化的云门，真是柳暗花明。”

最后谢幕时，林怀民以手势将掌声转送给了舞者。